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鰲

校對官中書臣王燮憲

謄録監生臣孫鶴年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懷撫

傳載柖携之訓書紀柔遠之説斯懷撫之謂矣其奉辭為將授命致討緫戎作鎮守邊固圉而能推以恩信布之仁惠招輯流散收恤孤弱綏懷新附撫柔異類俾郡邦敵境愛之如椒蘭外夷殊俗歸之如父母用能固守

彊場謐清障塞戍勞來安定之績致和平富庶之羨詩曰民之攸塈又曰懷我好音自非誠心內著德聲外暢亦何以致其感悅哉

漢段會宗再為西域都護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諸城郭甚親附謂城郭諸國

後漢鄧禹為前將軍建武初光武分麾下精兵一萬人使鄧禹西入關時赤眉入長安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

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乗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輙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軍下莫不感悦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

祭肜為遼東太守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肜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欵塞肜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

鄧訓章帝時為謁者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恐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漢官儀曰漢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繇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氷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致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

子迷唐别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擁衛稽故稽故謂稽留事故稽故字一作諸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内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

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

竇憲為車騎將軍和帝永元元年出雞鹿塞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遣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輙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

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致奏還其侍弟明年單于復遣車諧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竇憲上遣大將軍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

陳禪左轉玄菟候城障尉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遼東

太守胡憚其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

曉慰之單于隨降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感化之

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物而去

种暠為尚書會匈奴冦并凉二州桓帝以為度遼將軍

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羗虜先時有生見獲質

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羗胡龜

兹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

劉虞為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扶餘穢

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後前中山相張純等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復以虞為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烏桓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純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

魏蘇則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户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日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

毋丘興為武威太守内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及

羣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

牟招為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

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

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

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令皆款塞

吳孫歆為鎮北將軍為邊將數十年青徐汝沛頗來歸

附淮南濵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

各數百里

陸遜為大將軍大帝嘉禾五年北征遜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其所生獲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携而歸者隣境懷之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

孫皎為征虜將軍督夏口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

女以進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令所欲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已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之

魯肅代周瑜鎮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吕蒙為左護軍虎威將軍襲蜀軍于南郡蒙入據城盡得蜀中之將士家屬皆撫慰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給醫藥飢寒者

賜衣糧凡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大帝至蜀軍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蜀使還私相叅詢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蜀吏士無鬬心會權尋至衆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人皆委蜀而降荊州遂定

晉羊祜鎮荊州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併之心每過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

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所得者皆封還之

杜預為征南大將軍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

張華為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星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二十餘國并遣使朝貢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

王渾為安東將軍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羇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無不悅附

周浚為折衝將軍揚州刺史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

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

劉琨為幷州刺史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幷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户不滿二萬寇賊縱横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鬭至晉陽府寺焚毁僵屍滿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至來掩襲常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徠甚得物性在

官未朞流人稍復鷄犬之音復相接矣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懐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尅期與猗盧討劉聰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振皆病死徒屬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率盧衆三萬人牛馬羊十萬悉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衆百騎自平城撫納之

祖逖為奮威將軍討樊雅陳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

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嘆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數百人歸於逖後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慼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為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隷皆恩禮遇之由是黄河已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先

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密以聞前後尅獲亦由此也

荀羨監青州諸軍事領兗州刺史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

魏浚為武威太守以亂不之官及雒陽陷屯于雒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賦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

者甚衆

應詹為南平太守都督平天門武陵軍事天門武陵谿蠻竝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并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劵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又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

陶侃為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亡者歸之盈

路侃竭資賑給焉

桓宣為平北將軍鎮襄陽宣久在襄陽綏撫僑寓甚有稱績又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平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委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

桓伊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沖卒遷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

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寛卹為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户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

褚裒為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裒為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裒常優遇之玄為政既急裒知其不能容奴因謂曰卿威殺已多而

人情難一宜深愼之𤣥納叐言外羈縻奴而内懷憤

及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餘黨聚衆殺𤣥梁郡既

有内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遑惑將以郡

歸平荀組遣徃撫之衆心乃定

郗恢督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

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

瑯琊武王伷起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

宋栁元景爲建威將軍北伐斬魏將張是提又斬三千

餘級靣縳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魏兵之靣縳者多河内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接請命無所今并為魏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恤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也衆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

檀道濟為冠軍將軍武帝北征道濟為前鋒至雒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

梁孫謙宋明帝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為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為明威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常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

布恩惠之化蠻獠懐之競餉金寳譙慰喻而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為撫軍中兵參軍

徐文盛武帝大同末為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刼奪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

張興世為游擊將軍北伐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尅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

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令且
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感悅
陳沈恪宣帝時都督廣衡東衡交越成定新合羅愛德宜
黃利安石雙等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恪未至鎮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恪不得進朝廷遣
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紇紇平乃入州州罹兵荒所在
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
裴忌以大建五年為都官尚書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詔

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

後魏寇讚初為後秦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為主歸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滎陽河内户至萬數拜讚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於雒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民襁負自遠而至三倍於前

于栗磾明元時為鎮遠將軍河内鎮將撫導新邦甚有

威惠

刁雍為鎮東將軍與叔孫建攻青州建先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縣土人盡下送租供軍又詔令南入以亂賊境雍攻克項城會有勑追令隨機立効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

東平王翰初封秦王太武時鎮枹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

陸俟轉都督雍豫二州諸軍事虎牢鎮大將平凉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既至懷柔羌戎莫不歸附

盧度世為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

趙逸為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

叔孫建為平原鎮大將征南大將軍在平原十餘年綏

懷內外甚得邊稱
陸真文成時為安西將軍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于
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𨶒中草草以真為長安鎮將
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服威信真到撫慰之皆怡然
安靜
尉撥為晉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後為杏城鎮將
在任九年大妝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郡徒各盧水胡
八百餘落盡附為民

王斤為平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誅餘衆不安遣斤鎮虎威以撫慰之斤綏靜胡醜甚收聲稱

李洪之獻文時為内都大官河西羌胡鎮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并尚書外都大官

李崇為鎮西大將軍孝文時巴夷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為荆州刺史鎮上洛勑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孝文從之乃輕發數十騎直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勑邊戍掠得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

莫雲為鎮西大將軍時初平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

杜纂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廂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户

李輔為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社戍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

任城王澄為征南大將軍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氐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為凶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

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為廣業太守叱盤
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附者賞違命者
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順
盧淵為京兆王愉徐州刺史南徐州長史沈陵殺將佐
勒宿預之衆逃叛陵在邊歷年結搆既廣二州人情咸
相煽惑陵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
陵由是衆稍安
崔敬邕為龍驤將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

夙入境敬邑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

韓均為冀州刺史都督定冀相三州諸軍事均親身率下明為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谷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刦害為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內未賓民多去就均撫懷之民咸受優復

皮喜為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深恩布惠民夷大悅酋帥强奴子等各率户歸附於是置廣業

固道二郡以居之
傅豎眼宣武時為建威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齊民歸之者千户又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又為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數民入境者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為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宣武甚嘉之

李紹為撫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時隴右新經師旅之後百姓多不安業紹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

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既定壽春進位大司馬獲南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傾心禮之常叅坐席果承問進曰果等契濶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

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懷如此

王肅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

安豐王猛子延明孝明時為尚書右僕射元法僧反詔為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武帝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

爾朱天光孝莊時為鎮東將軍初元顥入雒天光與天穆會爾朱榮於河内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為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以安静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

北齊盧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與陳隣接潛輯諧内外甚得邊俗之和又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平蒳之

後逮後主天統永平中徵稅煩雜高文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勑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勑括江淮間馬并送至官廄由是百姓搔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政故得寧靜

辛術為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畧顯祖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渡淮斷之還鎮下邳人隨術北

渡淮者三千餘家及王僧辯破侯景銜招撫安撫城鎮相繼欵附前後來二十餘州

斛律羡為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都督突厥來寇州境羡禦之望見軍威不敢戰來欵附慮其有詐且喻之曰爾輩此行本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誠實宜速歸巢穴别遣使來於是退走後主天統初突厥木汗遣使請朝獻羡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絶羡有力焉

後周韋旭後魏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氐

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
李賢初為西魏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文帝大統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
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設酒殽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大慙乃不為寇

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為仇讐矣時論稱之比於羊叔子

赫連達初從賀拔岳西征為都督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達馳詣太祖太祖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多奔散者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于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

業太祖聞而嘉之
尉遲迥既平蜀為都督益等十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刺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德威綏輯新邦經畧未附夷夏懷而歸焉
侯莫陳頴為開府儀同三司從滕王追擊龍泉文城叛胡頴與柱國竇盧勣分路而進頴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輙畧邊人為奴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没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勣將

斬之頵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逼脅為亂令撫慰之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附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勳從之諸胡爭附北土以安

楊敷孝閔帝時為使持節䝉州諸軍事刺史先是蠻左等多受齊假署者數為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撫慰蠻左等感之相率歸附敷乃送酋帥四十餘人赴闕請因齊所假而授之諸蠻等愈更感悅州境獲寧

司馬裔自孝閔踐祚為驃騎大將軍後為御正中大夫
及大軍東討與少卿楊標守軹關即授懐州刺史武帝
天和初隨上庸公陸滕討信州反蠻令賢等裔自開州
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羣蠻率服
齊王憲討北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於信都憲至信
都登張耳冢以望俄而湝領軍尉相願偽出戰略陣遂
以衆降相願湝之腹心也衆駭因破之擒湝及孝珩憲
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

五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
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行孝行自陳國難辭淚
俱發俯仰有節憲亦為之改容

韋世康自武帝平齊授司馬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
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附

楊雄為通雒防主雄處疆埸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人
必推誠仗信齊雒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尚移書稱
美之

楊忠為大將軍再舉盡定漢中之地寛以御衆甚得新附之心

隋虞慶則初仕後周為并州總管長史時稽胡數為反叛越王盛御史下大夫高熲討平之將班師熲等咸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恵境内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户

高熲為左軍大將蕭巖之叛也詔熲綏集江漢甚得民和

韋冲開皇初為開府時發南汾胡千餘州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高祖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謂以禮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綏懐叛者月餘皆至并赴長城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後為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寛厚得衆心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開皇中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冲既至南寧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祭謁帝大悦下詔

褒揚之

韋洸開皇中平陳之後為江州總管進圖嶺南既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帝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

長孫晟為左勲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俟雍閭知其牙内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霣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内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并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於前

後至者男女萬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後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令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内横離其王被殺乘此招誘必竝來降請遣染於部下分頭撫慰帝許之果盡來附

慕容三藏以功授大將軍又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隣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日至吏民歌頌之

周法尚為桂州總管桂州人李光仕作亂詔法尚討之

光仕率勁兵保白石洞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

唐韋仁壽初為嶲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嶲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牧宰法令清肅人懷惟悅

許紹為陜州刺史行軍總管紹與王世充蕭銑疆境深

接絡之士卒爲賊輒殺之絡執得敵人皆資給放去諸賊感媿自是以後不復侵掠合境獲安

張士貴高祖起義初遣經略河南士貴勒兵過桑顯和擊破之名所俘虜三千餘人慰喻遣還

盧士良武德中爲河南刺史吐谷渾及黨項入寇士良擊破之前後歸附者六十餘户後檢校晉州事及在河南既兵亂之後户口去散到官之始城邑蕭條纔數百家士良撫納夷夏大弘恩信數載之後復業者三千餘

家時黨項羌依阻山谷頻為寇盜士良戰捷之後諸羌畏懼相率內屬卒不為患

劉感為廣州總管武德六年崗州刺史馮士翽以新會反感討降之復其位

李靖為兵部尚書討蕭銑降之仍渡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等皆遣子弟來謁自餘州縣莫不服從量其誠效授以官爵凡所招慰戶數十萬優詔勞勉授靖嶺南道安撫大使簡較桂州總管靖以

南方去朝廷遥遠喪亂以來不見恩德若不遵以禮樂兼示兵威無以變其風俗遂率所部兵馬發往桂州南巡所經之處靖請自存撫耆老問其疾苦遠近悦服又突厥種落離叛朝廷進取以靖為代州行軍總管撫納降附靖輕騎先據定襄城突厥部落望風逃散由是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歸欵進封代國公

張儉貞觀初為朔州刺史突厥頡利敗後思給部落飢寒離散儉招慰安輯之其不來者便居磧北既親屬分

徃私相徃還儉雅得其情亦不禁止但存綱紀覊縻而已及儉移勝州都督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詔起儉為使覘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稽顙應時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恩給部落竟無叛離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就貯備蕃人喜悅銳意營田長城之北有同中壤由是邊儲實焉

李素立為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落相率

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為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別部尤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爭奉牛酒素立唯收其酒一杯餘悉還之建立廨舍開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

蘇定以高宗顯慶二年為伊麗道行軍總管破阿史那賀魯於金牙山盡收其所據之地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開通道路列置館驛埋瘞骸骨所在問疾苦分其疆界復其産業賀魯所擄掠者悉括還之於是西域諸

國安堵如故

裴行儉以麟德二年為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

薛仁貴總章元年為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高麗仁貴恤孤老躬儉約盜賊有幹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人衆莫不欣然慕化

薛訥為幽州都督睿宗太極元年為幷州大都督府長史和戎軍大使訥鎮幽州二十餘載邊人懷之未嘗深

入虜亦不敢犯

李晟德宗時鎮涇原常曰河隴之陷也非吐蕃能之皆以將帥貪暴種落攜貳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浪息曩别座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因榮羡息曩

李復為嶺南節度使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降

之因奏瓊州設都督府以撫綏之
韋臯為劒南節度使貞元四年四月東蠻鬼王驃旁等
自陷巂州臣於吐蕃絶朝貢者二十餘年及是臯招誘
之始棄吐蕃内附來朝特封為和義順政等郡王且衣
以冠帶仍給兩林勿鄧等部落功而遣之又臯以雲南
蠻衆一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為前鋒於是
遣使通雲南蠻以離吐蕃之助其王異牟尋因遣使願
受正朔於是朝廷命詞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

冊異牟尋為南詔王自是遂修朝貢而吐蕃不冦蜀邊
馬總憲宗時為淮西節度使總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
冦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
賊之偽迹一皆削盪
李遜為濠州刺史先是濠之都將楊騰刻削士卒州兵
三千人各謀殺騰騰覺走揚州而家屬皆死濠兵不自
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為陳逆順
利害之勢衆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

鄭權為德棣滄景節度使朝廷用兵討淄青李師道權奏於安德平原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

李夷簡為西川節度使時有嶲州刺史王顒以貪虐為蠻戎所怒相率攻之嶲州遂亂夷簡發使曉諭戎人畏伏

盧簡求凡歷四鎮皆接邊鄙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為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然為

盜不息簡求撫之以德接以恩信所執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欣然聽命

崔從為鄜坊丹延節度使鄜時内接繼向外連羌落從鎮撫甚得其制黨項有以羊馬來致之從皆撫慰還之

後唐魏王繼岌以莊宗同光三年冬平蜀遣使齎書詔南詔蠻時郭崇韜欲羣教達於南荒募蜀川曽使南詔者有秦州副使徐鵠諳雲南苴羊城途路且云中和二年僖宗在蜀令嗣王迺年使雲南鵠季父虔為副使鵠為判官時不到苴羊城只達於善闡回時約為甥舅許以降安化公主雲南使來迎公主次驛報收長安黄巢東走乃託以佗歲

霍彥威初仕梁為邠州節度使鳳翔李茂貞攻圍半年竟不能下或得俘掠悉放之歸秦人懷之遂無侵擾

王處直為定州節度使處直為人精簡好求吏理雖地處一隅介於大國招懷撫納甚得人和

藥彥稠明宗時授邠州節度使詔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竝遣復鄉里

張希崇鎮靈武閔帝應順元年正月沙州瓜州遣牙將各以方物朝貢迴鶻可汗仁美遣使獻故可汗仁裕遺

留貢物鞍馬器械仁美又獻美玉圓玉鞦轡硇砂羚羊角波斯寶緤玉帶蓋希崇招懷邊鎮內附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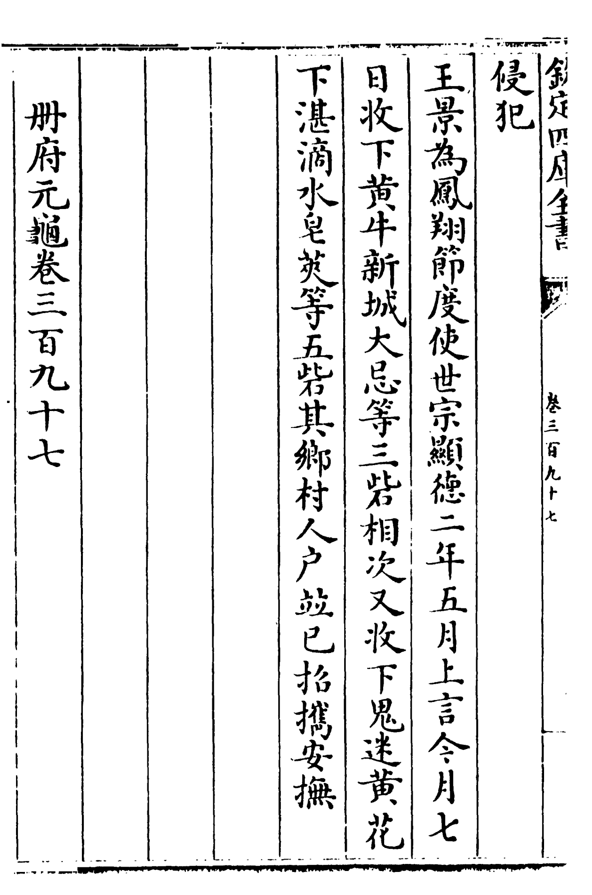
張敬詢為大同軍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曷剌鉢于越萬餘帳以捍北邊

晉馮暉為滑州節度使移鎮靈武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能駕御河西邊人而數年之間侵盜屏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而暉疆暴之名聞於邊徼及暉到鎮蕃部集慶暉大張宴席酒

殷豐備羣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黨項拓拔彥超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為在城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養馬所産易為交市暉朞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

漢薛懷德為邢州節度上言昨契丹侵逼諸縣人戶入山逃避臣已散差人招攜安撫漸已復業

周向訓知延州太祖廣順三年六月上言所屬蕃部侵盜漢戶臣已招喚諸部酋率設酒食仍令誓約更不敢



侵犯

王景為鳳翔節度使世宗顯德二年五月上言今月七日收下黃牛新城大忌等三砦相次又收下鬼迷黃花下湛滴水皂莢等五砦其鄉村人户並已招攜安撫

册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七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明天時　擇地利　撫士卒　冥助

明天時

執筒律以聽軍聲觀天文以察時變蓋吉凶之將至必朕兆之豫彰雖子產謂天道焉知鄭不復火而師曠歌南風非競楚果無功故有推轂授符受詔引道察陰陽

之變辨星緯之祥避危就安候敵觀變若能旁擇地利兼取人和先勝而行何往弗利

周太公從武王伐紂到邢丘軛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軛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欲洗吾兵也

晉祖逖為鎮西將軍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

謝艾為前凉張重華將石季龍遣將王擢麻秋等侵重華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於是進戰大破之秋遣王擢畧地至於曲栁艾臨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時索遐為軍正將軍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為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

南齊張欣泰武帝永明八年出為鎮軍中兵叅軍南平

内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帝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
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兵兵
家深忌不可戰戰必見危將軍此行勝既無名負誠
可恥彼兇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繇自
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
進屯江津尹略等見殺
北齊曹魏祖為殿中將軍神武為東魏大將軍東魏孝
靜武定四年八月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魏祖曰不

可令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九月神武圍玉壁五旬不拔死者七萬人十一月神武輿疾班師

隋長孫晟為上開府儀同三司鎮大利安撫新附高祖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軍元帥晟為受降使北伐二年軍次坎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

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里賊衆多
降

唐薛萬均為左屯衛將軍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等擊吐谷渾攻青海與弟萬徹率軍先通路遇虜于赤水萬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青石山南大風折旗拔木萬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各為備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殺傷略盡進至圖倫磧而還與靖會於青海太宗聞而大悅璽書勉勞以功拜左屯

衛大將軍

薛仁貴為右威衛大將軍高宗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帝以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為吐蕃敗于大非川初仁貴謂人曰今年太歲庚午歲星在於降婁不應有事於西方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吾知其必敗也

裴行儉為禮部尚書尤曉陰陽算術兼有人倫之鑑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推兊必先期捷日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高宗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

管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壍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云士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僉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伏問行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僉笑曰自今日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李晟德宗時為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進討朱泚建中四年四月四日破賊初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

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悆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之嘗謂五綿盈縮無准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悆佐嘆服皆曰非所及也

後唐符存審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莊宗天祐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於我遣存審與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於梁衷持

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將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鬬鷄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閲其衆詰旦進軍梁軍來逆戰大破之

擇地利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孫子有六地之名而鼂錯亦論地形之便皆可舉矣古之良將未嘗不留意焉乃有據

高臨下伺其後至背水阻洲候其半渡或卒乘有歙亂之便或守城有金湯之固至乃出其不意據其必爭然後以逸待勞以少擊衆乘便而奮其力先人而奪其心以之遏寇虐摧勍敵而勲績竝建威名日著豈非因形勢而制勝之效歟

趙趙奢惠文王時治國賦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奢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

軍解而走遂解闗與之圍而歸王賜奢號馬服君以許歴為國尉

漢張騫為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

後漢馮異為征西大將軍建武六年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乗勝使其將王元行廵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廵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乗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

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忸忕猶慣集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也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揺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我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廵不知馳赴之異乗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廵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馬援為隴西太守建武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冦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氐道屬隴西郡縣管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

困豪帥數十萬户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二十四年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孫永等征五溪蠻夷軍次下雋縣名屬長沙故城在辰州沅陵縣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壺頭山名在辰州沅陵縣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光武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魏蔣濟為散騎常侍黄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

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内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
賈逵河東襄陵人初為絳州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
城邑皆下逵堅守之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
圍急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
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
奥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郭淮初為征西將軍夏侯淵司馬征漢中時蜀先主欲
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

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攻擊備可破也既陣先主疑不渡淮遂堅守亦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屯于蘭坡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揺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

吳丁奉為諸葛恪部將魏諸葛誕胡遵等來伐攻東興

恪率軍拒之及恪上岸時奉與唐咨呂據苗贊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宋孟龍符仕晉為龍驤將軍從宋高祖伐慕容超度峴

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謂其將公孫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五里樓馳騎據之龍符爭據水源賊遂遁走
沈林子晉末為建武將軍高祖伐姚泓林子恭征西軍事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泓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陜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泓聞大軍至遣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

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力危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

後魏安同為外朝大人從道武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

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居滅而不能救

後周李弼初為太祖部將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雒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文帝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合戰大破之

隋賀婁子幹為上開府鎮蘭州開皇初突厥來寇子幹拒之至可洛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

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憊縱擊大破之

唐盛彥師武德初鎮宜陽會李密叛彥師率兵邀之令其衆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雒水入南山令持弓弩者乘高夾路持刀楯者伏於谿谷之間又令曰待賊半渡而擊之所部皆笑曰賊向雒州何為守此彥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聲往雒州其實欲南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先入谷我自後追之路險難以展力吾今先據要害此賊乃成擒也密果至知有伏兵乃踰山南上彥師

邀擊之

薛萬鈞武徳中與羅藝守幽燕時竇建徳率衆十萬至危水萬鈞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鬬百戰百敗可令羸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以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賊必矣藝從之建徳引兵渡水萬鈞擊破之

周王峻為樞密使廣順初河東劉旻攻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為行營都部署峻領大軍自絳赴晉州州南

有澗曰蒙坑霍山以南最為險要其途甚狹地道無由得越峻心憂賊據之是日前鋒數報過蒙坑峻喜曰吾事濟矣

撫士卒

春秋傳曰禮樂慈愛衆所蓄也又曰惠則足以使人蓋古之善為將者曷嘗不勤恤士衆察其勞苦絶甘而分少表微而惻隱救其癘瘵軫其傷夷本之於仁心推之以寛政好施以周急後已而不私用能猛鷙思柔獷悍懷德

百其勇以思報一其志以赴敵摧鋒冒難推堅若脆忘軀畢命視死如歸成茂功於一時垂休聞而不已自非觴豆之惠均及椒蘭之德外薫誠明發於精衷恩信淪於骨髓亦安能及是哉

田穰苴為齊將扞燕晉之師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渡水而解

吳起為魏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乗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

李牧為趙北邊良將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利市租皆輸入莫府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為士卒費日

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

秦王翦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一作枚）距（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絶於等倫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距超距也）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竟滅楚

漢袁盎為隴西郡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

李廣程不識俱為邊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廣將兵之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飧不嘗食寛緩不苛苛細也士以此爱樂為用

蓋寛饒為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撫循疾置

醫藥

後漢王霸從光武平河北嘗與臧宫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殮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鄧訓為將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人訓身為之煮湯

欒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堅鐔為揚化將軍與右將軍萬修徇南陽會諸鄉人董訢數攻陷宛鐔引兵赴宛訢遂棄城而反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萬修病卒鐔獨孤絶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

段紀明為破羌將軍紀明行軍仁愛下士軍閒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

同苦故皆樂為死戰

皇甫規為中郎將討隴右而道路隔絶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廵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平黄巾温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臧洪領青州刺史為袁紹所攻糧盡主簿啟內厨米三斗稍為饘粥洪曰何能獨食此耶使為薄粥遍頒人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魏司馬朗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廵視致醫藥遇疾卒

曹真為大將軍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輙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為用

蜀鄧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䘏卒伍

吳孫歆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

甘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亦樂為用命

晉劉弘為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謫主者仍給帛袍複帽

陶侃為督護領江夏太守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馬

周訪為安南將軍督梁州諸軍事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

宋王鎮惡隨髙祖北伐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善撫士卒及身先士衆騰躍爭先泓衆一時奔潰

劉榮祖為輔國將軍為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

梁楊公則為左衛將軍義師東下屯領軍府所領相溪人性怯懦城内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突輙先犯公則

壘公則奬勵將士尅獲更多

馬仙琕自為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嘗單身潛入敵境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為之用高祖雅爱敬服之

王操為大將軍郢州刺史吳明徹為寇明帝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為侍中中衛將軍

陳章昭達為車騎大將軍遷司空蕘昭達性刻每奉詔出征必晝夜兼行然厨膳飲食竝同於麾下將士亦以此附之

魯悉達梁末以侯景之亂遂糾率鄉人保新蔡郡招緝晉熙等五郡及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廸等所在蠭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樂為之用

後魏彭城公勃長子粟太武時督諸軍屯漢南粟亮直

善馭衆撫䘏將士必與之同勞逸

長孫翰太武時為安集將軍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帝甚重之

周觀為高平鎮將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房伯玉為武昌王府司馬孝文南伐徵為步兵校尉直閤將軍中統軍善撫士卒孝文嘉之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給其斂帛

韓茂為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為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為朝廷所稱

楊逸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兵人從役必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

楊大眼為將撫巡士卒呼為小兒子及傷痍為之流涕

辛纂為荆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

北齊蘭陵王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

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趙郡王叡為定州刺史文宣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氷室每歲藏氷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轝氷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車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氷者至咸謂氷此時之要叡乃對之嘆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温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非追古名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甞兵人感悅遐

通稱歎

後周宇文深魏末為大都督領宿衛兵卒孝武西遷既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撫循所部竝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

若干惠為右衛將軍性剛直有勇力容貌魁岸善于撫御將士莫不懷恩

閻慶為撫軍將軍專行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

梁椿為大將軍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塲咸得其死力

李遷哲為驃騎大將軍鎮白帝信州城先無倉儲（信州今瓔州也）是軍糧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人感之人思効命

隋劉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

唐李勣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克捷

郭孝恪為安西都護督西伊庭三州諸軍事其地高昌之都限以長磧舊風斯在每年有流刑經往幷州遣正兵守捍孝恪推誠撫御竝得其歡心

成如璆為特進至德二年關西節度郭英乂為賊所敗如璆代英乂收其餘卒於岐山撫其瘡痍招其逋散三軍之士有如挾纊便以其衆置興平軍於鄠縣東原肅

宗以如璆為使

李芃為河陽三城鎮遏使撫勞備至資廪膳者必先軍士

李景畧為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畧節用約己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

任廸簡代張茂昭為易定節度使初茂昭奢蕩不節公私殫罄廸簡始至欲饗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請歸堂寢廸簡乃安

其位

李晟興元初以神策軍士討朱泚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流涕感悦卒無離叛者

李光顔元和中為陳許節度使會討吳元濟詔光顔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顔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為用

殷侑為義昌軍節度滄濟德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滄州經戰伐傷痍之後侑初至赤地千里遺骸滿于原野叟

無人烟侑不以妻孥之官始至就空城悉力以視事攻苦食淡與士卒畧同周歲之後馴致墾葺詔加檢校吏部尚書奬其撫綏有方勤儉不懈也

烏重胤歷河陽滄景節度使自為長帥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

栁公綽元和中鎮鄂州會討吴元濟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廪給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為我輩之家事

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克捷

梁氏叔琮為將帥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後為鄜州留後尋領保大軍節度使

後唐王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羣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内外牙銀鎗效節帳前親軍善於撫御所賞賜皆分給部下絶甘分少頗洽軍情

晉吳巒為復州防禦使二年罷歸會王令温以機事入奏執政者以巒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軺而往

既至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以
至壞帳幕以賙之其推心撫下如此
孔知濬開運中為鳳州刺史河池據關防之要密邛益
兵少勢孤知濬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妝圉之
失
王廷裔為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為務暑不息嘉樹之
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
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

冥助

書曰至誠感神蓋精誠内激勝氣猋厲則必金石為開風雲玄感者矣乃有握兵之要奉辭致討勢將危窘士至乏困或隣壤侵冠羣心震恐誓師拒戰安危攸繇是懇到憤發仰祈冥祐因以獲肸蠁之應得天心之助事彰於神異理符於感召夷傷之旅復振窮廹之途獲濟卒能克敵以成茂功乃建祠以旌其貺刋石以紀其迹策書所述咸可徵也

漢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耿恭為戊已校尉征匈奴於疏勒城固守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之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笮也）恭仰天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晉會稽王道子為驃騎將軍禦符堅于壽春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鋭又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神若有力焉

宋沈攸之為冠軍將軍討晉安王子勛于鵲尾坡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計無所出會子勛將鄧琬送五千片榜供其將劉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後山出江胡等

力不制自撞船艦殺没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

梁王僧愔為譙州刺史征蕭勃聞兄僧辯死乃奔北齊會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曰讐耻不雪求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乃手拔刀將自刎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

後魏尉元為鎮南大將軍都督東道諸軍事皇興三年

六月上表云臣於彭城遣别將以八日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於營外五里貎牧見一白頭公乘白馬將杖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到此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陽皆剋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為斷下邳城賊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以十日此人復於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公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謂曰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主將蕩除已定汝

上下喜不困忽然不見詔元於老人前後見所為壇表記之

爾朱榮為大將軍討葛榮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兎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竝應弦而殪三軍感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兎碑

北齊趙郡王叡為朔州刺史都督北燕等三州諸軍事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鍫鍤纔下泉源湧出號曰趙王

泉

陸法和初仕梁為司徒時侯景遣將任約伐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自請征之至沙湖與任約相對縱大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即返於是約衆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

慕容儼為開府天保中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内附遣儼鎮城始入便為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

荻蒹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湧激漂斷荻蒹約復以鐵鏁連治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中大喜以爲神助頊移軍於城北造栅置營焚燒坊郭産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

擒五百餘人

後周竇榮定突厥沙鉢略寇邊為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梁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

隋張祥仁壽末為并州司馬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

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起雲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誠莫不用心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陳稜大業中為虎賁郎將發東陽兵擊琉球國其日霧雨晦暝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

唐裴行儉麟德中為安撫大食使冊送波斯王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冥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井泉非遥俄而雲收雨静行數百步水草甚

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悦服比之貳師將軍

王晙開元中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屬突厥默啜為九姓蕃族號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内俄而小殺小殺蕃酋名繼立降者漸叛勑晙帥并州兵濟河討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往會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晙恐失期仰天誓曰若事君不忠天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衆何辜今受難苦若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戎事言訖風迴

而雪止時叛者分為兩道睃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
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
哥舒翰天寶七年為隴右節度築神威城於青海上旋
為吐蕃所破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上有白龍見遂
名為龍應城吐蕃自此遁逃不復近青海十年
王思禮肅宗至德二年四月為関内節度使時北征奏
師渡渭水於龍光渡睹水忽淺士馬既濟而其水復深
一丈

李兼德宗貞元四年為江西都團練使奏建中四年臣任鄂州刺史逆賊李希烈之將童侍名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倐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連拔黄沔二州請付史館以荅神意從之

楊朝晟貞元中為邠寧節度使城方渠合道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乗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城環之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温造為興元節度初往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若
不可進禱鷄翁山疾風驅雲即時晴霽後文宗聞其
事會造為御史大夫入見得詳言當時靈貺明日下詔
封鷄翁山神為侯
趙昶為忠武軍防過都指揮使時黄巢悉衆攻陳州昶
因廵警假寢於闉闍恍惚間如有陰助昶異而恃之遲
明開門决戰人心兵勢又不可遏若有陰兵前導是日
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

梁牛存節為同州節度使戒嚴軍旅常若敵至先是州內井水鹹苦人不可飲及并人岐人來廹州城咸以為兵士渴乏之阨在旦夕存節乃肅拜虔祝擇地鑿八十餘井其味皆甘冷緜是人馬汲濯有餘衆以為至誠之感自八月至三年春末人馬未嘗釋甲以至冦退

郴王友裕常從太祖於內黃逄魏之大衆北飛來命友裕射之跪曰今日以卜勝負必應弦而下及交鋒果大

捷

袁象先初仕唐為宿州刺史充本州團練都統防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冦大至圍廹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兵未至頗懷憂懼一日秉城憇於樓堞之上怳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蕃也嘗板築是城舊第猶在今為軍舍當為我立廟即助公陰兵象先許之翼日淮冦急攻其壘梯衝交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甲兵無算冦不敢廹即時退去象先方信有鬼神之助乃為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輟

後唐李嗣昭為昭義節度使天祐四年六月梁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内外重復援師不及軍民乏絶感鹽炭之出於地以濟飢民

王鎔為鎮州節度使幽州李正威援赴于鎮鎔謁威於其館威陰遣部下壯甲刼鎔抱持之鎔曰公戒部人勿造次吾國為晋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力幸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竝轡歸府舍鎔軍拒之遂殺威鎔本踈瘦時年始十七當威竝轡之時雷雨驟作

屋瓦皆飛有一人於鈌垣中望見鎔識之遽挾於馬上肩之而去翼日鎔但覺頭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及訪之則曰墨君和皷刀之士也遂厚賞之

藥彥稠長興中與康福率師自牛兒族入白魚谷追及皆叛黨項白馬盧家六族客户三族獲大首領連香八薩王都統悉鄜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六十人兼黨類二千餘人獲駝馬牛羊數千計至晚師還野次其地無水軍士方渇俄有風雨自東立起是夜初更降雪二

尺軍中以為神助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八